

基本館藏

145500

XIANDAI HANYU WAILAICI YANJIU

# 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GAO MINGKAI LIU ZHENGTEAN ZHU

高名凱 刘正琰 著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XIANDAI HANYU WAILAICI YANJIU

# 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GAO MINGKAI LIU ZHENTAN ZHU

高 名 凱 劉 正 燭 著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 前　　記

自从1955年10月下旬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召开现代汉语規範問題学术會議以来，现代汉语規範問題已經成为目前我国語文运动中的主要論題。我国各方社会人士和語文工作者正在努力为实现现代汉语的更进一步的規範化而进行各种工作和科学的研究；普通話訓練班的設置，某地人“怎样學習普通話”之类書籍的出版，方言的普查，文字改革問題、汉字正音問題和汉语語法問題的討論等等都标帜着这一时期我国語文运动的热潮。可以想像：这些工作对我国語言的健康和純潔都將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现代汉语規範化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作❶。它要求我們对汉语的發展規律及其現狀进行艰巨的科学的研究，作为确定现代汉语規範的根据，因为，正如现代汉语規範問題学术會議決議里所說的：“規範化并不是限制語言的發展，而是根据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把語言在其發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分歧适当地加以整理，引导它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加速發展❷”。

当然，现代汉语規範化的首要問題是語音的規範化；但語言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由語音、詞彙、語法三种要素組織而成的，語言的規範化并不是語言規範化的全部內容，詞彙和語法的規範化也是必須解决的問題，其中尤其是詞彙的規範化是更重要的。陆志章先生曾經在现代汉语規範問題学术會議的討論会上說：“从書面語和国語的关系上看，語音、詞彙、語法这三方面最麻煩的是詞彙問題。語音一般不反映在書面上，如：北京的兒化詞不一定写出来，因此語音的关系不大。語法的加工实际上は修辭的加工，因此关系也不大❸”。他

又強調說：“書面語的規範尤其要注意詞彙方面❶”。當然陸志韋先生是就書面語和‘國語’的關係來看問題的，他的話並不意味着語言規範化不是當前的首要任務，但是他一再強調詞彙的規範化，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詞彙是語言的建築材料，一個語言詞彙所包含的詞為數極多，如果詞彙缺乏規範，語言的交际職能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漢語詞彙的研究是現代漢語規範化的一個重要環節。

然而，詞彙的範圍很廣，我們不容易用少數人的力量在一個比較短促的時期里把整個漢語的詞彙都研究好。科學的研究都是一點一滴堆積下來的。目前我國語言學家對漢語詞彙的研究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對漢語詞彙中的外來詞部分却研究得很少。外來詞是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現代漢語中包含有為數相當多的外來詞。列寧曾經強調指出俄羅斯人民濫用外國詞語的危害性，認為必須加以防止❷。當然運用外來詞是語言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趨勢。毛主席告訴我們說：“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❸。毛主席還指出，中國光靠原有的詞彙不夠用，現在漢語的詞彙中就有很多是從外國語里搬來運用的詞，“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❹”。但運用外來詞並不等於濫用外來詞。毛主席在告訴我們要搬用外來詞之後，接着就說：“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❺”。如何吸收外國語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這就是詞彙規範化中如何處理外來詞的問題。可見，外來詞的合理處理是詞彙規範化的重要問題之一，也就是現代漢語規範化中的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正如上面所說的，在確定詞彙規範之前，必須對詞彙先進行科學的研究，所以，我們認為，在合理處理外來詞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外來詞加以科學的研究。我們的目的就是想把漢語運用外來詞的情況，作個具體的敘述和介紹，概括出運用外來詞的一般規律，作為處理現

代漢語外來詞的參考。

外來詞是一般的語言現象。它是普通語言學的重要問題之一。我們的意圖是就普通語言學的理論來了解現代漢語的外來詞，同時要從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具體現象的研究中來充實普通語言學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因此，我們除了參考各位語言學家對外來詞的看法之外，還花費了很多時間來搜集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具體实例。在搜集的過程當中，我們查閱了五十幾種辭書、字典，几十種專門著作，許多文獻，還請教了一些專家。但是為了使問題能夠集中在一般外來詞在語言中的作用起見，我們沒有把人、地名等專用名稱搜集在內，因為人、地名等專用名稱是特殊的問題，並且數量浩繁，一時難于搜集完備，而對理論問題的解決也不能起什麼特殊的重大作用；我們只在討論外來詞的規範原則時加以說明❶。我們也沒有把專門的科學術語都搜集在內，只搜集散見於一般的辭書、字典和一般的文獻中的，因為這些科學術語既見於一般的辭書、字典和一般的文獻，這就說明了它們已經成為人民大眾的語言詞彙的成員，不是特殊的學術詞彙的成員。我們也沒有把一般人所說的“意譯的外來詞”搜集在內，因為我們認為這些數量浩繁的“意譯”的詞並不是外來詞❷。

當然我們所根據的文獻和專家們的意見也可能有錯誤，因此我們也做了一些比較細致的考證工作，但是因為我們所收的外來詞約有一千五百余條，如一一詳加考證，既不是本書的目的，也不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不過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都沒有杜撰的地方。換言之，我們所收的一千五百余條的外來詞絕大多數都是有文獻可征的，就是極小部分為數不多的沒有直接找到文獻根據的少數民族語言來源的漢語外來詞，也是研究這些語言的專家們給我們提供的。

直到目前，語言學家對漢語的外來詞還沒有做過專門的、全面的研究，無論是外國的漢學家或是我國的語言學家，都只偶然的做過一些零星的探討，因此，漢語外來詞的研究還沒有基礎。在這種情形

之下，我們的工作很难期望达到完善的地步。換言之，我們的工作还可能含有許多缺点。我們只希望这部著作能够在漢語外來詞的研究中起个开端的作用，能够引起語言学家的討論，来促进这一研究的發展，作为其他將要从事这个工作的語言学家們的参考。我們也希望讀者和專家們能够給我們提出意見，讓我們能够在这个問題上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搜集材料和考証的过程中，許多同志給了我們很多的帮助。例如，我們所收的日語来源的漢語外來詞是由徐祖正教授給我們一一校訂的，我們所收的蒙古語来源的漢語外來詞是由翁獨健教授給我們校訂的，我們所收的維語、藏語、滿語等少数民族語言来源的外來詞是由中央民族学院的曾麟、馬樹鈞諸同志給我們校訂的，而我們的朋友麥永乾同志也在考証日語来源的漢語外來詞和核对某些材料方面給我們許多帮助。我們应当在这里向徐祖正教授、翁獨健教授、曾麟同志、馬樹鈞同志和麥永乾同志表示我們的衷心感謝。

这部書运用音標的地方很多，編排起来相当費事，承文字改革出版社編輯部的同志們和排印工人同志們多方協助，应当在这里致謝。

高名凱 劉正擴 1957年7月

① 參閱高名凱：《有关漢語規範化的一些問題》，《新建設》1955，12月号，第33—39頁。

② 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決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1956，科學出版社，第216頁。

③ 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紀要》，《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第229頁。

④ 同上。

⑤ 列寧在《論清洗俄國語言》中說：“我們在敗壞俄國語言。濫用外來語（按：即外來詞）。用得又不正确。在可以說缺陷、缺点或漏洞的時候，为什么要說‘杰費克特’（Дефект）呢？

当然，一个刚刚学会一般閱讀、特別是学会 閱讀報紙的人，在他們專心閱讀報紙的时候，会在無意中吸收一些報紙上的語彙。正好我們報紙 的語言也在敗壞起來了。如果一个刚刚学会閱讀的人把外來語当作新奇的东西使用，还可以原諒的話，那末，对于一个

作家，这就不可以原諒了。難道說現在还不是我們向濫用外來語的現象宣戰的時候嗎？”（引自《新华月报》第4卷，第3期，第698頁）。

⑥ 見《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53，人民出版社，第858頁。

⑦ 同上，第859頁。

⑧ 同上，第858頁。

⑨ 參閱本書第六章第二节。

⑩ 參閱本書第一章第二节。

# 目 录

## 前 記

<b>第一章 什么是外来詞</b>	1—16
<b>第一节 外來詞是語言融合的產物</b>	1
<b>第二节 外來詞是以外語的“詞”為來源的詞</b>	7
<b>第三节 外來詞是本語言的詞彙組成員</b>	10
<b>第二章 漢語外來詞的历史回溯</b>	17—32
<b>第一节 外來詞是各語言所有的一般現象</b>	17
<b>第二节 中央亞細亞各語言對漢語的影響</b>	19
<b>第三节 梵語對漢語的影響</b>	21
<b>第四节 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b>	27
<b>第五节 滿語對漢語的影響</b>	29
<b>第六节 其他亞洲各語言對漢語的影響</b>	30
<b>第三章 現代漢語的外來詞</b>	33—111
<b>第一节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历史因素</b>	33
<b>第二节 英語來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b>	34
<b>第三节 法語來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b>	72
<b>第四节 德語來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b>	78
<b>第五节 日語來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b>	79
<b>第六节 俄語來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b>	98
<b>第七节 意大利語來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b>	102
<b>第八节 西班牙語來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b>	103
<b>第九节 我国各少数民族語來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b>	105

<b>第四章</b>	現代漢語外來詞與漢族文化發展的趨勢	112—140
<b>第一节</b>	外來詞與外來文化的反映	112
<b>第二节</b>	現代漢語外來詞所反映的外來事物或概念	113
<b>第三节</b>	現代漢語外來詞所反映的漢族文化發展的趨勢	133
<b>第五章</b>	現代漢語的外來詞的創造方式	141—170
<b>第一节</b>	創造外來詞的一般原則	141
<b>第二节</b>	現代漢語外來詞在語音上的創造方式	145
<b>第三节</b>	現代漢語外來詞在詞彙上的創造方式	161
<b>第四节</b>	現代漢語外來詞在語法上的創造方式	166
<b>第六章</b>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規範化問題	171—189
<b>第一节</b>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分歧現象	171
<b>第二节</b>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規範化原則	178

# 第一章 什么是外来詞

## 第一节 外来詞是語言融合的产物

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人們的社会生活需要語言作为互相了解的桥梁。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的任何一个社会單位，無論是氏族、是部落、是部族、是民族，都有这社会單位的全体組成員所共同了解的語言，語言也成为了这社会單位所以能够独立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①。从原則上說，無論什么时代或什么地方，只要有社会生活，就必然有語言，但是世界上的語言却并不一定要隨着任何社会团体的不同就不相同。我国古人說“三人成众”，三个人就可以組織一个社团，但是不見得桃园三結义的刘备、关羽、張飞，就有这一社团的特殊語言，他們也說的是当时汉族所共同了解的語言，因為他們也是当时汉部族的組成員，要和其他汉部族的人运用共同的語言。可見，我們所說的社会單位，并不是指一切的社会团体而言，而是指的在人类社會發展中由于地理条件、經濟生活、文化特点而結合在一起的最大范围的人群。在古代氏族社会里，也可能有氏族內部的其他社团；但是这种小社团还需要和其他同类的小社团在同一的地区、同一的經濟生活和同一的文化特点上彼此結合在一起，成为氏族；而各氏族之間則沒有这种結合的必要。于是，氏族就成为了当时社会發展阶段的一个范围最大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之中，虽然还有小范围的社会活動，但各組成員之間的生活却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他們之間的相互接触要求他們之間有共同了解的語言，而他們之間的共同了解的語言又成为促进他們所要組成的人群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社會發展各時期中的各自獨立的最大範圍的人群雖然是各成單位，但是各單位之間也不免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和生活上的需要而有所接觸，儘管這種接觸是外部的。這種外部的接觸就促使各社會單位所運用的語言的接觸，因而也就產生了語言的融合，包括詞彙的交流。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事實，證明歷史的演變怎樣的使許多社會單位（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發生接觸，各社會單位的接觸又怎樣的促使語言的融合❷。例如羅馬尼亞民族雖然是拉丁部族發展出來的一個社會單位，雖然羅馬尼亞人說的是拉丁語族的一種語言（羅馬尼亞語），但是由於羅馬尼亞人離開拉丁本土，來到東歐，和各斯拉夫民族發生接觸，羅馬尼亞語也就摻雜了一些斯拉夫語的成分❸。英吉利民族本來是日耳曼部族的一個支派，它已由於歷史的發展而形成了一個獨立存在的社會單位，有它的特殊語言——英吉利語。但是，紀元九至十世紀之間，英吉利人受到了另一個具有特殊語言的日耳曼部族的支派丹麥人的侵略，和丹麥人發生接觸，於是，英吉利語也就在當時和丹麥語發生融合，吸收了一些丹麥語的成分。十一世紀下半葉，英吉利人又受到另外一個社會單位，法蘭西—諾曼地人的侵略，和他們發生接觸；於是，英吉利語也就和法蘭西—諾曼地語發生融合，吸收了許多法蘭西—諾曼地語的成分。到了今天，英吉利語言的詞彙中竟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由法蘭西—諾曼地語的詞彙搬過來的❹。這種情形是語言發展當中的一個自然的現象，因為語言是社會現象，它是以交际工具的身份而為社會服務的，它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發展的歷史條件會使語言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影響。兩個不同的社會單位發生接觸的時候，彼此之間多少也進行了一些交际，雖然這種交际不是全面的；儘管在這種交际當中，多半是通過翻譯或是通過‘一人說兩種話’的方式來進行的。但是由於各語言都是各文化的‘負擔者’，各文化因素都反映在各語言里，文化上的交流就促使文化‘負擔者’（語言）的融合。我們知道各族人民

都有其文化上的特点。当然文化是含有上層建筑的成分的，各社会制度可以决定各文化的本質特点，而各个不同的社会單位在历史的發展过程中也可以有文化上的共同的本質特点，例如，奴隶时代的汉族祖先的文化和奴隶时代的希臘文化有共同的本質特点——奴隶时代的文化。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除了本質特点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特点，在文化的問題上，除了共同的本質特点之外，各族的文化还可以有其特殊的民族特点。这些文化上的民族特点当然都是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所創造出来的，具有各种不同語言的人群也总要把这些文化特点反映在他們的語言上。文化是人們所創造而又为人們服务的，尽管是别的社会單位所創造的，只要是自己所缺乏而又有用的东西，各族人民就可以彼此吸收。于是，在彼此接触的时候，由于文化的交流或彼此吸收的緣故，各族之間也就自然而然的彼此吸收文化‘負担者’的語言成分，促使語言的融合。

語言的融合范围很广。除了彼此吸收反映不同文化特点的一些文化‘負担者’的語言成分之外，反映特殊自然現象的語言成分和語言本身的表情方式也都在彼此吸收之列。語言是由語音、詞彙、語法三种要素組織而成的。这三方面都可能引起語言的融合；一般的說，漢語沒有沒有韵母的音节，但是由于近年来和欧洲各語言發生接触，受到欧洲語言發音習慣的影响，北京新侨飯店的一个服务员就把“赫近萊夫斯基”(Chmielewski)（住在該飯店的一位波蘭汉学家的名字）这六个汉语的音节念成了四个音节(赫一迈一萊夫一斯基)。同样的情形，近来也頗有一些人把“斯大林”，Sī-tà-lín）这三个現代汉语的音节說成了两个音节“Stà-lín”。羅馬尼亞語曾經由于它和斯拉夫語言的接触，吸收了一些斯拉夫語言的語法成分，詞头和詞尾等。例如，斯拉夫的詞头do—(domoli),raз—(rašturna),斯拉夫語的詞尾—ita,—iste等。英吉利語也曾吸收过丹麦語和法蘭西—諾曼地語的語法成分。但是，一般的說，語音和語法的融合是很少見的，就是吸

收了一些，也不会破坏到各本語言的語音体系和語法体系基本特点的全貌。然而，詞彙方面的彼此吸收則是常見的現象。詞是概念的代表，而概念又是事物(自然現象和社会現象)在人腦中的抽象的反映。在兩個社會單位由于历史条件而發生接触的时候，最使彼此惊异的是本族所無、他族所有的自然界事物、文物制度和思想。这些事物多半都反映在他族的語言詞彙里，这些事物正是本族所無的，因而也正是本語言里沒有加以反映的。于是，本族人民就需要知道它，需要選擇其适合于自己的部分而加以吸收，無論只要知道它或是要吸收来运用，都需要了解反映这些事物或概念的語言成分，加以學習，并在日常运用本語言談話时运用它。这样一来，別的語言的詞就漸漸的被吸收到本語言里来。

当然在語言的詞彙当中有个基本詞彙的范围。基本詞彙是詞彙当中巩固性最大，可以作为構詞基础，能够保存很長的时间，反映日常生活中最必要的自然界事物、生产活动、生产工具、社会关系等的那一部分的詞。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都是語言特点的本質，它們都是一个語言所以不同于其他語言的特点的所在。因此，一般的說，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都是本語言所特有的，不容易吸收外語的成分。但这也只是就其整个的体系來說，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体系中的个别成分，也可能是从外語吸收过来的。比方說，英語的詞尾-tion是从法語吸收过来的，法語的-tion是从古法語-cion变来的，而-cion又是从拉丁語的-tio, -tionis变来的。又如desk(桌子)是英語基本詞彙中的一个詞，但它却是从中世紀的拉丁語(desca)吸收过来的，dine(吃饭)，dinner(一天中的主要的一頓飯)也是英語基本詞彙中的詞，却都是从古法語(disner)吸收过来的，他如catch(取)，stomach(胃)，cry(哭叫)，basin(盆)等也都是从古法語吸收过来的。但是，無論如何，基本詞彙的体系总是每一个具体語言所特有的，加入少数的个别的詞并不会影响到整个基本詞彙的体系，何况基本詞彙里的詞，一般的說，

多半都是各語言所原有的詞，由來已久（因為這些詞所反映的事物或概念多半是不會在短時間內發生變化的自然現象和日常生活中早就需要的事物及其概念）。當然，把基本詞彙中個別的詞加以交換，或把其所加入的新成分（包括外來詞）堆積下來，在很長的時間內，也可以使基本詞彙的體系發生整個的變動，面目全非。不過，到了這個時候，原來的語言也就變成了另外一種語言了。例如拉丁語在法蘭西地區上變成了法語。但是，一般的情形，一種語言之變為另一種語言不是由於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而是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的內部發展的結果，並不是由於吸收外來成分，因為在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方面，外來成分的吸收是很少的。我們可以說，一般的情形，吸收外語的詞多半是屬於基本詞彙以外的語言詞彙，不過，在基本詞彙範圍內，也可以偶然吸收一些個別外語的詞罷了。

因為各語言都有其特點的本質，即其特殊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而一般的吸收外語成分也不會怎樣影響語言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所以，在一般的情形之下，語言的融合並不會使一個語言失去它的特點的本質，即使一個語言改變了它的特點的本質，變成另外一種語言，這也只是這語言的內部發展的結果，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在原有的基礎上的逐漸演變的結果，而不是由於運用外來詞的結果，因為吸收外語的詞，一般是在基本詞彙範圍以外的語言詞彙方面；如果在基本詞彙方面吸收過多，以致失去本語言的基本詞彙的原來面目，語言就會因之失去它的存在，而運用外來詞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這種語言並且是極其少見的。

這種情形就使我們了解吸收外語的詞是語言融合的一個問題。有的人認為吸收外語的詞並不是語言融合的問題，他們認為吸收外語的詞是極其平常的事，不足以說明語言融合的現象❶。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要知道語言是由語音、語法、詞彙三個要素組織而成的，其中的語音並且是和語法、詞彙結合在一起的，並不是脫離語法、詞

彙而獨立存在的。在語法和詞彙方面，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特點的本質，不容易受到外來的影響，那麼，能夠和外語成分發生融合作用的，除了詞彙（一般的詞彙）之外，還有什么呢？如果外語詞彙的吸收不算是語言的融合現象，語言還能在什麼部分發生融合現象呢？有的人引用斯大林的話，認為斯大林既說“實際上，在兩種語言融合的時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種成為勝利者，保存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繼續按其內部發展的規律發展着，另一種語言就逐漸失去自己的本質，而逐漸衰亡”<sup>④</sup>，那麼，就必得有個勝利者才能算是語言的融合。其實，斯大林在這裡只說‘通常’是如此，並不是都得如此。斯大林的主要論點在於說明語言的融合不能產生第三種具有新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的語言。要知道就是在一種語言發展為另一種新的語言時，新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也是在原有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的基礎上按照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漸漸形成的，不是由於吸收外來成分而與外來成分相結合而成的新的語法結構和新的基本詞彙的；就是在吸收外語的語法結構的個別成分或基本詞彙的個別成分時，也是以其適合於本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為條件的。當然，兩個發生融合的語言之中的一個可能在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方面受到重大的影響，以致失去它的特點的本質。如果這樣的話，它就失去它的存在，而漸漸衰亡<sup>⑤</sup>。但是另外一個勝利的語言却並不因此而就改變它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換言之，吸收外來成分只能有兩個可能的結果：在本語言還保留其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繼續按照其發展的內部規律發展著的時候，吸收外來成分是使本語言丰富多彩的一個途徑；在本語言不能抵抗外來語成分的侵襲，而終於損失了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的時候，它就不再成為原來的一種語言，而宣告‘壽終正寢’了。但是這種情形是兩種語言長期鬥爭的結果，不是一有接觸就能立刻見到勝負的。融合是一種歷史的發展過程，它需要時間，詞彙的彼此吸收正是這融合過程中的一个主要的現象。正如兩個民族

發生接觸時，彼此既要在文化上互相借重，也要各自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兩個語言發生接觸的時候，彼此既要吸收其于已有用的東西，也要極力保持自己的特點。只有在無能為力的時候，才宣告失敗，失去存在。所以，一勝一敗的融合公式虽然是‘通常’的情形，但也只是一个公式而已，并不是一有融合就得有个語言成為勝利者，另一語言成為失敗者，甚至于衰亡。英吉利語和法蘭西—諾曼地語發生接觸的時候，吸收了大量的法蘭西—諾曼地語的詞。沒有人會否認其為語言融合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大量吸收外語的詞算是融合，少量吸收外語的詞也只能有‘大量’與‘少量’之分，不能否認其為融合的現象。然而，英吉利語並不因為其所吸收的法蘭西—諾曼地語的詞佔其整個詞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被宣告為失敗者。總之，吸收外語的詞是語言融合中的一個現象。

## 第二节 外來詞是以外語的‘詞’為來源的詞

兩種語言發生接觸的時候，也往往由運用本語言的人把另一種語言中所有的詞，依照其所包含的意義，譯成本語言的詞。這種情形就是所謂的‘意譯’。‘意譯’的詞有兩種：一是拿本語言現有的詞去翻譯外語的詞；例如，英國人說‘book’，我們就把它翻譯成‘書’；法國人說‘cheval’，我們就把它翻譯成‘馬’；蘇聯人說‘рыба’，我們就把它翻譯成‘魚’；意大利人說‘signore’，我們就把它翻譯成‘先生’。‘書’，‘馬’，‘魚’，‘先生’都是漢語原有的詞，它們顯然不是外來詞。另外一種‘意譯’就有一點不同了。外語的詞所包含的概念或意義是新鮮的，或是本語言所沒有反映過的，但是我們也可以運用本語中所有的構詞成分去構造新的詞去翻譯它。例如‘飛機’是歐洲人發明的，漢人原先並不認識飛機這個東西，並沒有形成‘飛機’這個概念。等到歐洲人和漢人發生接觸的時候，漢人從歐洲人的語言里知道了aeroplane（或作airplane）這個詞，我們要在漢語里怎麼說這個東西呢？